

奧得河上的春天

蘇聯 卡薩凱維奇著



蘇聯 卡薩凱維奇著

奧得河上的春天

孫 梁 徐 邁譯



泥土社

Э. Г. Казакевич
Весна На Одере

據 R. Daglish 英譯“Spring On The Oder”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3), 並參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1950 俄文本譯出。

出版者：泥本社

上海漢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大眾文化印刷廠承排

蔚文印刷廠承印

興華裝釘作承裝

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版

1—10000

(692面定價頁・¥25000)

AG10/06





向西挺進！向柏林挺進！

主要人物

蘇聯方面：

喬治·尼柯拉葉維奇·西沙克里洛夫——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將。

泰拉斯·彼特洛維奇·賽李達——少將、羅賓卓夫一師的師長。

謝爾蓋·潘拉東諾維奇·羅賓卓夫——近衛軍少校、師偵察隊長，丹尼雅的愛人。

丹吉雅娜·符拉琪密洛芙娜·高爾卓娃（愛稱丹尼雅）——軍醫。

華西里·馬克西莫維奇·喬霍夫——上尉、連長。

巴維爾·伊凡諾維奇·潘洛特尼柯夫——師政治部長。

伊里亞·彼得洛維奇·范賽爾恰可夫——營長。

郭洛春柯娃·葛拉菲拉·彼得洛芙娜（愛稱葛拉霞）——醫療站上士。

賽密昂·賽密昂諾維奇·克拉克科夫——師參謀長，為丹尼雅拒絕的愛人。

馬烈雪夫——上校、陸軍偵察部長。

伏羅彪夫——上校、團長。

尼古爾斯基——中尉、政治部指導員。

米加耶夫——少校、團參謀長。

范格勞甫——軍政治部主任。

西賽赫——中校、炮隊司令。

謝爾吉夫斯基——參謀長。

賈林——少校、政治部指導員。

契特范列柯夫——中校、團長。

魯特柯夫斯基——醫療大隊司令。

奧加韋西楊——譯員、藝術批評家。

費奧特·安德萊維奇·施列文柯——連黨委。

梅希契斯基——偵察連長、詩人。

朱比爾耶夫——偵察員、羅賓卓夫的傳令兵。

伏朗寧——上士、偵察員。

米德洛金——偵察員。

安東紐克——偵察員、羅賓卓夫的助手。

戈杜諾夫——偵察員。

賽密格拉夫——偵察員。

維卡——賽李達將軍的女兒。

彼邱金——士兵。

果戈倍里茨——偵察員。

德國方面：

阿道夫·希特勒——德國法西斯政府『元首』。

里賓特羅甫——希特勒的外交部長。

盧森堡——希特勒的東方領土部長。

法朗士·艾華爾德——德國共產黨領袖之一。

康拉特·溫格爾（化名符拉第司勞·華留斯基）——特務。

勃克——黨衛隊員、特務。

霍斯——特務。

漢尼——特務。

威廉·克勞斯——覺悟的德國兵。

奧陶·林德曼——大實業家。

芳·鮑高——男爵夫人、女地主。

別國方面：

曼杜司茨斯基——波蘭地主、德國特務。

瑪格蘭特·呂恩——流放在德國的荷蘭少女、喬霍夫連長的愛人。

馬拉克——流放在德國的捷克青年。

【內容介紹】本書描寫蘇德戰爭，蘇軍強渡奧得河，直搗柏林，獲得歷史性勝利的輝煌過程。故事圍繞着一個師的戰鬥行動而展開，並着重地刻劃一個偵察隊長羅賓卓夫的英勇戰績；作者在這個人物的形象中概括地反映了紅軍戰士們的單純、機智和勇敢。他爲了完成戰鬥任務，曾兩度負傷，被單獨圍困在小城中，幾乎犧牲，終以無比的鎮定和堅毅勝利突圍。整個戰鬥過程表現了紅軍將領們的奮憤與果斷，也顯示了兵士們忘我的作戰精神和最後戰勝敵人的堅定信念。

在第三部中，作者深刻而生動地描述了法西斯匪幫，尤其是希特勒，在末日前夕的瘋狂、絕望的變態心理，可憐的掙扎，和至死不悟的殘暴。

作者細緻地描繪了在戰火中的戀愛：羅賓卓夫和一個深沉、清秀的女醫師的悲歡離合，一個天真的荷蘭少女對青年連長蘇霍夫的熱情。這是人間無比純潔與崇高的情感在熾烈的戰鬥中的交流。

作者在這部史詩般的小說中以簡潔的風格描寫了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尖銳的政治鬥爭，錯綜微妙的心理狀態，和多彩的景色；貫穿全書的是一個鮮明的主題——正直、清明、尊重理性的共產主義必定戰勝狂野、可憎的法西斯主義。

本書榮獲一九五〇年斯大林獎金。

目次

第一部	近衛軍少校	三
第二部	白旗	二〇九
第三部	直搗柏林	三九五
譯後記		六三

奧得河上的春天



第一部 近衛軍少校

一個霧濛濛的冬日早晨，當烏鴉像它們在莫斯科附近的親族那樣，固執而沙啞地鼓噪着的時候，在路的拐彎處出現了一叢整潔的小松林，和戰士們剛穿過的松林一模一樣。然而，這是德國。

可是，在目前，這一點只有司令部裏的人知道。沒有地圖的普通戰士們却錯過了這偉大的一刻，直到晚上，他們才發現自己在什麼地方。

於是，他們就望着德國的土地：這塊耕耘得很好的土地，自古以來，就以斯拉夫的堡壘和俄羅斯的利劍，抵抗從東方來的野蠻侵略。他們看見了整齊的樹林和秩序井然的田地，中間散佈着農舍和穀倉，種植着鮮花和矮籬。很難相信，從這外表那麼平凡的地方，竟會升起一場威脅全世界的疫癘。

「原來你就是這樣的！」一個矮胖的蘇聯戰士沉思地說，他還是第一次當面把德國稱作「你」，而不是像過去四年中那樣用抽象和敵意的「她」來稱呼它。戰士們同時也想起領導他們到這兒來的偉大的斯大林。戰士們一想起他，就互相望着，他們的眼睛睜大了，對他們自己的不可戰勝的力量充滿了高傲的感情。

「咱們原來就是這樣的人！」

軍隊沿着道路前進，形成一股無盡的人流。步兵、卡車、長銃大炮和短銃榴彈炮，都在向西推進。由於個別笨拙的司機駕駛不良的緣故，人流不時停頓了下來，四面八方升起了憤懣的呼聲。的確，在一條擁擠的前綫道路上，這種呼聲是常有的，但現在的呼聲裏已不再含有以前那種焦躁和憤怒的音調。每個人都對別人更和善了。

隊伍又開始行動，空氣中迴響着步兵指戰員的命令：「向右轉！」交通兵揮舞着旗子。要不是那句話：「我們在德國，」像醇酒那樣衝入每個人的頭腦，又像火一樣在各人眼中閃爍，那麼這一切就會變得非常平凡，甚至乏味了。

要是這羣人中間有一個詩人的話，他的眼睛一定會被成千成萬的印象眩耀的睜不開來。

的確，這條路上的每一個人都很容易成爲一首詩或一部小說中的英雄。戰士們形成了光彩奪目的隊伍，中間屹立着魁偉的中士，他的臉要不是曬得那麼黑，以致頭髮像是白的，就是頭髮那麼金黃，以致臉像是黑的。爲什麼不描寫他們呢？